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19

电影解读文字

文学诠释电影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红粉

苏童 / 著

冯新华八岁那年在床底下发现一只薄薄的小圆铁盒，是红绿相间的，盒盖上有女人和花朵的图案。他费了很大的劲把盖子拧开，里面是空的，但是跑出一股醇厚的香味，这股香味挥之不去。

冯新华对这只小铁盒很感兴趣，他把它在地上滚来滚去地玩，直到被秋仪看到。秋仪收起那只盒子，锁到柜子里。

冯新华跟在后面问，妈，那是什么东西？

秋仪回过头，神情很凄恻。

她说，这是一只胭脂盒，小男孩不能玩的。

电影伴读

冯新华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19

# 红 粉

苏童/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写在前面

胡守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一套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首批二十种,从古至今,既有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又有耳熟能详的《城南旧事》、《红岩》、《红旗谱》、《李自成》等,随书附赠该二十部名著的影视光盘作为伴读用。这种“肉夹馍”的出版方式和阅读导引,虽已不甚新鲜,但文库策划者和出版者的良苦用心,殷殷可鉴。

读书人,自是“抛书便觉心无着”。但世上书籍之多,汗牛充栋,因此,选择是必要的。在选书上,近现代多有大家为之,如胡适之的《中学国故丛书》三十一一种;鲁迅先生开列中国文学必读书十二种;郑振铎先生主持《世界文库》之近百种。选择的目的在于必读、精读,以此承传文脉,梳理文风,开启心智,提升魂灵。作为电影伴读的此一文学文库选目,由于受必须改编为电影这一因素的制约,当然就有了诸多缺憾而无法与此前的大家选目比肩,好

在这一文库没有标榜为“必读”，不会误导读者，读者尽可以在此一选目之外任意补充；好在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胡适之们，还是鲁迅们，都无法运用影视伴读的方式推销自己的主张，而我们则有了这种可能，时代真正是进步了。

虽说是时代进步了，但还不能说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完全消弥了，起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留有蛛丝马迹。什么是传统的阅读方式？是“程门立雪”，是“头悬梁、锥刺股”，更诗意一点的则是“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后者营造和描摹的农耕社会吟读图，数千年来，不断被儒学名士们所津津乐道，“品书”的说辞由此而滋生，阅读的精神内涵，也多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着，从而使阅读成为心与文章样式和文字描述的交流，由此生出悲怜、情爱、热忱、关怀以至正义、勇武、献身欲望、报国情怀。在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我们不知阅读过多少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内的经典作品，对某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也不知不辞辛苦地阅读过多少遍。正是这一部部地阅读，一遍遍地阅读，成就和延续了文学的力量，也成就了一代一代有责任心的中国人。

时代真的进步了。农耕社会舒缓的生活节奏已被工业社会的喧闹所取代。“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式的优雅和闲适已不复存在。在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期，正值我们的童年时代。这样一个过渡期，我们迅速找到了一种可供替代的便捷阅读方式——看小人儿书。这是作为抽象的、描摹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认真地向形象化文学表现的转换。虽然小人儿书的画面仍然是静止的、中景式的表现，不像今天的动漫那样生动、传神和具有连贯性，但毕竟使文字变成了有影儿的好看的玩艺儿。我相信我们同辈中的许多人，也许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水浒》等文学原著，但

没有看过这几本小人儿书的一定不多见。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在看小人儿书的同时,知道和了解了经典文学作品,并使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诸多正面人物变成了自己生活中刻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经典文学作品经过影视改编,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改造过程,也是一个艺术再造过程。改造和再造的结果,使经典文学作品变成了可以观赏的故事。这种有形、有影、有音的艺术形式,是一个可以和阅读分离并相对独立的审美过程,是对阅读的一种凝炼和解放。这就无形中使诸多文学经典插上了翅膀,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但这种观赏和阅读的相对分离,总是给人留有一种遗憾——影视作品毕竟不是文学原著,不可能完全忠实地反映文学原作的全貌。

今天好了,高科技的发展,终于使我们可以运用光盘技术解决影视作品载体的精致化问题,使其随书附赠有了可能。影视伴读,顾名思义,原著和改编的影视作品。一是有个主次问题。我们提倡多读原著,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取代阅读原著的获益。随赠的影视光盘,只是一种伴读而已。二是伴读可能使阅读原著的过程变得更加饶有兴味一些。改编和再造,总有概括和省略,这种概括和省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使该影视作品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超越原著,而这些超越的部分,有可能和原著相得益彰,使阅读者在理解原著上,更加多维和深刻;另一方面,这种改编和再造,也有可能造成对原著某些精髓的丢失,从而影响对原著的正确理解。但就这批影视作品的改编,应该说是得大于失的。这也是我们引进该批作品的版权、附赠给广大读者的信心所在。

今天真好，毕竟今天的我们，阅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了！

2003年11月12日

于京华养拙斋

## 目 录

红粉 .....	(1)
园艺 .....	(45)
驯子记 .....	(93)
群众来信 .....	(139)
罍粟之家 .....	(183)
离婚指南 .....	(239)



【红 粉】



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几个小贩。除此之外，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荷枪站在巷子两侧，他们像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

最后出来的是喜红楼的秋仪和小萼。秋仪穿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她倚着门，弯腰把长统袜子从小腿上往上捋。后面的是小萼，她明显是刚刚睡醒，披头散发的，眼圈下有一道黑圈。秋仪拉着小萼的手走到烧饼摊前。摊主说，秋小姐，今天还吃不吃烧饼了？秋仪说，吃，怎么不吃？她随手拿了两块，递了一块给小萼。小萼朝卡车上的人望着，她说，我不想吃，我们得上去了。秋仪仍然站着，慢慢地从钱包里找零钱，最后她把烧饼咬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朝卡车前走，秋仪说，怎么不想吃？死犯杀头前还要吃顿好饭呢。

等到她们爬上车时，卡车已经嗡嗡地发动了。车上一共载了十五六个妓女，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只皮箱和包裹。秋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一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小萼说，刚才忘收了，不知道会不会下雨。秋仪说，别管那么多了，去了那儿让不让回来还不知道呢。小萼黯然地低下头，她说，把我们拉去到底干什么？秋仪说，说是检查性病，随便吧，反正我也活腻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

卡车驶过了城市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一些熟悉的饭店、舞厅和烟馆赌场呼喇喇地闪过去。妓女们心事重重，没有人想对她们的

未来发表一点见解。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街道对面的一所小学操场上，许多孩子在练习欢庆锣鼓，而大隆机器厂的游行队伍正好迎面过来，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嬉笑，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

猪猡！妓女们朝车下骂。直到这时气氛才松弛下来，她们都挤到车挡板边上，齐声斥骂那个吐唾沫的人。但是卡车突然加速了，拉开了妓女们与街上人群的距离，她们发现卡车正在朝城北开。秋仪看见老浦从一家茶叶店出来，上了黄包车。她就朝老浦挥手，老浦没有发现什么，秋仪又喊起来，老浦，我走啦。老浦没有听见，他的瘦长的身形越缩越小，秋仪只记得老浦那天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着一顶礼帽。

临时医院设在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圆形拱门和窗玻璃上仍然可见不规则的弹洞，穿着白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台阶上出出进进。有个军官站在楼梯上大声喊，翠云坊来的人都上楼去！

翠云坊的妓女们列队在布帘外等候，里面有个女声在叫着妓女们的名字，她说，一个一个来，别着急。秋仪扑哧一笑，她说，谁着急了？又不是排队买猪蹄膀。妓女们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恶心，好像劊猪一样的。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他说，不准胡说八道，这是为你们好。他的神态很威严，妓女们一下就噤声不语了。

很快叫到了小萼。小萼站着不动，她的神情始终恍恍惚惚的。秋仪揉了揉她一把，叫你进去呢。小萼就势抓住秋仪的手不放，她说，我怕，要不我俩一起进去。秋仪说，你怕什么？你又没染上什么脏

病,让他们检查好了,不就是脱一下吗?小萼的嘴唇哆嗦着,好像快哭出来了。秋仪跺了跺脚说,没出息的货,那我就陪你进去吧。

小萼蜷缩在床上,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酒精的气味。女军医的脸捂在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细长的眼睛。她等着小萼自己动手,但小萼紧紧捂着内裤,她说,我没病,我不要检查。女军医说,都要检查,不管你有病没病。小萼又说,我身上正来着呢,多不方便。女军医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你这人怎么这样麻烦?那只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就毫不留情地伸了过来。这时候小萼听见那边的秋仪很响地放了一个屁。她朝那边看看,秋仪朝她挤了挤眼睛。那边的女军医尖声叫了句讨厌。秋仪翻了个身说,难道屁也不让放了吗?胀死了谁负责?小萼不由得捂住嘴笑了。布帘外面的人也一齐笑起来,紧接着响起那个年轻军官的声音,不准嘻嘻哈哈,你们以为这是窑子吗?

其他楼里有几个女孩被扣留了,她们坐在一张条椅上,等候处理。有人在嘤嘤哭泣,一个叫瑞凤的女孩专心致志地啃着指甲,然后把指甲屑吐在地上。她们被查明染上了病,而另外的妓女们开始陆续走下教堂的台阶。

秋仪和小萼挽着手走。小萼的脸苍白无比,她环顾着教堂的破败建筑,掏出手绢擦拭着额角,然后又擦脖颈、手臂和腿。小萼说,我觉得我身上脏透了。秋仪说,你知道吗?我那个屁是有意放的,我心里憋足了气。小萼说,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弄到哪里去?秋仪叹了口气说,谁知道?听说要让我们去做工。我倒是不怕,我担心你吃不了那个苦。小萼摇了摇头,我也不怕,我就是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心里发慌。

那辆黄绿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时医院门口,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秋仪走到门口脸色大变,她说,这下完了,他们不让回翠云

坊了。小萼说，那怎么办？我还没收拾东西呢。秋仪轻声说，我们躲一躲再说。秋仪拉着小萼悄悄转到了小木房的后面。小木房后面也许是士兵们解决大小便的地方，一股强烈的尿臊味呛得她们捂住了鼻子。她们没有注意到茅草丛里蹲着一个士兵，士兵只有十八九岁，长着红润的圆脸，他一手拉裤子，一手用步枪指着秋仪和小萼，小萼吓得尖叫了一声。她们只好走出去，押车的军官高声喊着，快点快点，你们两个快点上车。

秋仪和小萼重新站到了卡车上。秋仪开始咒骂不迭，她对押车的军官喊，要杀人吗？要杀人也该打个招呼，不明不白地把我们弄到哪里去？军官不动声色地说，你喊什么，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们送到劳动训练营去。秋仪跺着脚说，可是我什么也没带，一文钱也没有，三角裤也没有换的，你让我怎么办？军官说，你什么也不用带，到了那里每人都配给一套生活必需品。秋仪说，谁要你们的东西，我要带上我自己的，金银首饰，旗袍丝袜，还有月经带，你们会给我吗？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他说，我看你最不老实，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

小萼紧紧捏住秋仪的手，她说，你别说了，我求求你别再说了。秋仪说我不信他敢开枪。小萼呜咽起来，她说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横竖是一刀，随它去吧。远远地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了，城墙上插着的红旗在午风中款款飘动。车上的女孩们突然意识到卡车将把她们抛出熟稔而繁华的城市，有人开始嚎啕大哭。长官，让我们回去！这样的央求声此起彼伏。而年轻的军官挺直腰板站在一侧，面孔铁板，丝毫不为所动。靠近他的女孩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非常急促，并且夹杂着一种浓重的蒜臭味。

卡车经过北门的时候放慢了速度。秋仪当时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纵身一跃，跳出了卡车，小萼看见秋仪的身体在城门砖墙上蹭了一下，又弹回到地上。事情发生得猝不

及防,车上响起一片尖叫声。小萼惊呆了,紧接着的反应就是去抓年轻军官的手,别开枪,放了她吧。小萼这样喊着,看见秋仪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年轻军官朝天放了一次空枪,小萼听见他用山东话妙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

一九五〇年暮春,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这也是小萼离开家乡横山镇后涉足的第二个地方。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平房,周围有几株桃树。当她们抵达的时候,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好,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

四面都是平缓透迤的山坡,有一条土路通往山外,开阔地上没有铁丝网,但是路口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哨楼,士兵就站在哨楼上瞭望营房的动静。瑞凤一来就告诉别人,她以前来过这里,那会儿是日本兵营房的营房。小萼说,你来这里干什么?瑞凤咬着指甲说,陪他们睡觉呀,我能干啥?

宿舍里没有床,只有一条用砖砌成的大统铺。军官命令妓女们自由选择,六个人睡一条铺。瑞凤对小萼说,我们挨着睡吧。小萼坐在铺上,看着土墙上斑驳的水渍和蜘蛛网,半晌说不出话。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

在训练营的第一夜,妓女们夜不成寐。铺上有许多跳蚤和虱子,墙洞里的老鼠不时地跳上妓女们的脸,宿舍里的尖叫和咒骂声响成一片。瑞凤说,这他妈哪里是人呆的地方?有人接茬说,本来就没把你当人看,没有一枪崩了就算便宜你了。瑞凤又说,让我们来干什

么，陪人睡觉吗？妓女们笑起来，都说瑞凤糊涂透顶。半夜里有人对巡夜的哨兵喊，睡不着呀，给一片安眠药吧！哨兵离得远远地站着，他恶声恶气地说，让你们闹，明天就让你们干活去。你们以为上这儿来享福吗？让你们来是劳动改造脱胎换骨的。睡不着？睡不着就别睡！

改造是什么意思？瑞凤问小萼。

我不懂。小萼摇了摇头，我也不想弄懂。

什么意思？就是不让你卖了。有个妓女嘻嘻地笑着说，让你做工，让你忘掉男人，以后再也不敢去拉客。

到了凌晨时候，小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这期间她连续做了好几个噩梦。直到后来妓女们一个个地坐到尿桶上去，那些声音把她惊醒了。小萼的身体非常疲乏，好像散了架。她靠在墙上，侧脸看着窗外。一株桃花的枝条斜陈窗前，枝上的桃花蕊里还凝结着露珠。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这时候她听见从哨楼那里传来了一阵号声。小萼打了个冷颤，她清醒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秋仪回到喜红楼时天已经黑透了。门口的灯笼摘掉了，秋仪站在黑暗中拢了拢零乱的头发。楼门紧闭着，里面隐约传来搓麻将牌的声音。秋仪敲了很久，鸨母才出来开门，她很吃惊地说，怎么放你回来了？秋仪也不答话，径直朝里走，鸨母跟在后面说，你是逃回来的？你要是逃回来的可不行，他们明天肯定还要上门，现在外面风声很紧。秋仪冷笑了一声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不过是回来取我的东西。鸨母说，取什么东西？你的首饰还有细软刚才都被当兵的没收了。秋仪瞪瞪地爬上楼梯，她说，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吞了我的东西就不怕天打雷劈？



房间里凌乱不堪，秋仪找她的首饰盒果然找不到了，她就冲到客厅里，对打麻将的四个人说，怎么，现在就开始把我的首饰当筹码了？鸨母仍然在摸牌，她说，秋仪你说话也太过分了，这么多年我待你像亲生女，我会吞你的血汗钱吗？秋仪不屑地一笑，她说，那会儿你指望我赚钱，现在树倒猢狲散，谁还不知道谁呀？鸨母沉下脸说，你不相信可以去找，我没精神跟你吵架。秋仪说，我也没精神，不过我这人不是好欺的主，什么事我都敢干。鸨母厉声说，你想怎么样？秋仪抱着臂绕着麻将桌走了一圈，突然说，点一把火最简单了，省得我再看这个臭烘烘的破窑子。鸨母冷笑了一声，她说，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你就不怕我喊人挖了你的小×喂狗吃。秋仪说，我怕什么，我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挖×算什么？挖心也不怕！

秋仪奔下楼去，她从墙上撕下一张画就到炉膛里去引火，打麻将的人全跑过来拉扯秋仪的手，秋仪拼命地挥着那卷火苗喊，烧了，烧了，干脆把这窑子烧光，大家都别过了。拉她的人说，秋仪你疯了吗？秋仪说，我是疯了，我十六岁进窑子就疯了。楼下正乱作一团时，鸨母从楼梯上扔下一个小包裹，鸨母气急败坏地说，都在里面了，拿着滚蛋吧，滚吧。

后来秋仪夹着小包裹走出了翠云坊。夜已经深了，街上静寂无人。秋仪走到街口，一种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袭上心头。回头看喜红楼，小萼的内裤仍然在夜空中飘动。她很为小萼的境况担忧，但是秋仪无疑顾不上许多了。短短几日内物是人非，女孩都被永远地逐出了翠云坊。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秋仪辨认了一下方向。她决定去城北寻找老浦，不管怎么样，老浦应该是她投靠的第一人选。

老浦住在电力公司的单身公寓里。秋仪到那里时守门人刚刚打开铁门。守门人告诉秋仪说，老浦不在，老浦经常夜不归宿。秋仪说，没关系，我上楼去等他。秋仪想她其实比守门人更了解老浦。